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 第二十四回 苦根盡相隨心變 陰魔起幻由人生

元宵燈後更無燈，萬古常明只此心。 朗照終天總不滅，光明皓皓到於今。

話說邱長春聞聽採藥人之言，猶如睡夢中被人一棒打醒，才知往事如孩子見識一般，非大人之所為也，急欲脫鎖，卻不知鑰匙在何處，心甚着急，採藥人口：『鑰匙是我拾得。』即於袖內取出，將鎖打開，邱長春曰：『我是已死之人，蒙足下片言開導，絕處逢生，死而復活，莫大之恩也。』採藥人曰：『我又未曾與你銀錢，給你飲食，不過幾句言語勸解於你，信也由你，不信也由你，你若能信便可以不死，你若不信總不能生也，生死二字由你自造，於我何涉？有何恩之可言？』說罷，飄然而去，霎時不見。

邱長春從此以後，把這求死的念頭，如一天雲霧散得乾乾淨淨，依然青天白日，晴空萬里，毫無障礙，若不是太白星君一篇正理，拔去他的魔根，縱有百萬天兵，一千個韋馱，把降魔杵打斷，也打不退他這魔障，拔不了這魔根。所以大凡修行人魔障一來，便要尋著他的根腳，看是從何而起，即於起處輕輕拈去，毫不費力。若魔在這裡著根，你往那裡尋苗，一輩子也尋不出來，就把天下的好話對他說盡，說不著他的心病，他也不能服你。

邱長春自採藥人指破迷途之後，重立玄功，再下苦行，一日來在一個地方，見山川毓秀，有一道溪河橫於路旁。正值夏日，溪水漲，其河平坦，造不成橋，架不了船，只好涉水而過，近處鄉人熟知水性，過來過去，原不在意，遠方過客，未免臨流歎息，不敢輕於渡水。邱長春便起了一個念頭，要做些苦功，行一行方便，有不能涉水者便把他背過河去，也有大方的人給他幾文錢，買飲食吃，略可度日。又有些人分文不取，也背他過去。水消乏的時節，便去化齋，早化七家，晚化八家，化得齊來，或遇有飢寒之人便給與他吃，自己卻餓一頓。若遇雨隔雪阻，竟日不吃，前前後後數年之間，餓得有百餘回。故如今有云：大餓七十二回，小餓無數之言。

邱長春在此做苦功，夜宿冷廟，見匾額上有嵇溪眾姓弟子敬獻之句，方知此河為嵇溪也。忽憶重陽先生石番溪邊之言，苦根富盡於此也，乃大發恒心，參悟道妙，閒暇之餘打坐用工。如此六年屢遭困苦，曷可勝言，但到水窮山盡之時，忽又感動好善之人來，與他結個善緣，使他也可略免飢寒。

蒼天不負修行人，只恐修行心不真。

若是真心苦悟道，何愁衣食不終身。

邱長春行了六年苦功，應該圓滿之時，忽然溪水大漲，來了三人，軍裝打扮，各帶銅刀，手提人頭，自言斬獲大盜，上省報銷，不識水性，要他背過河去。長春本是來下苦工，焉有不背之理，於是挨一挨二背過河去，背到第三位軍爺，那人膽小不過，戰戰兢兢，說道：『我生平畏水，汝要小心。』長春說無妨不必害怕，便來背他。背到河中間水緊之處，忽一浪打來，邱長春立腳未穩，被浪一推，身子閃了一閃，那軍爺在背上叫了一聲不好，急用手抓著他衣服，一轉手便將人頭墜落水中，那軍爺只叫怎了！怎了！長春推目一望，見那顆人頭隨波逐浪而去。長春也自作忙，將他背攏了岸，要去尋那顆人頭，及至回頭一望，波浪滾滾，洪水滔滔，那裡去尋這顆首級？何處去撈那顆人頭？再看那軍爺時，捶胸頓足，喊天叫地，慌得長春心忙意亂，一時也無主見。即對軍爺說：『你拿刀來，把我這顆首級割下，以償你那人頭何如？』軍爺曰：『人頭是我失手墜落，與你無乾。』長春曰：『我是孤身一人，死有餘辜，你乃數口之家賴此生活，兄我一人活你全家，未為不可？』軍爺說：『你倒也是番好心，只是我不忍殺你，常言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，你若周全我的大事，只可自裁。』

說罷，將刀遞與長春，邱長春接刀在手，正要自刎，忽聲半空中有人叫回：『邱長春還我功來！』長春往上一看，只見三位軍爺，站在五色祥雲之內說：『吾等三人乃天地水三官也，因見你道心堅固，苦行圓滿，特來化度於汝，汝果然捨己從人，積功累行，今將汝凡身化作道身，幻體更為仙體，六年悟道已就，七載成真將興，汝可精進勿誤。』長春忽然心頭朗悟，靈機顯著，再看手中拿著一片朝笏，並不是甚麼鋼刀。又見三官之中，一人空手，如是他的朝笏，少不得上去交還，試將身子往上一縱，已入雲端，將笏呈上，三官大帝高駕彩雲，冉冉而去，邱長春正欲縱下雲頭，忽又想起麻衣將士，斷我該餓死，我今道果已成，量不能再受餓，何不借此雲頭，往河東一走，再試他一試，看他眼力如何？主意已定，即將雲頭撥轉，頃刻千里到了賽麻衣莊前，墜下雲端，走進莊來，見一個二十餘歲的人，就是那年拿飯出來的小廝，即對他說：『我是來求老先生相面的。』那人說：『家尊久未出外，既要相面，可隨我到廳上。』說罷，即引長春入內。那賽麻衣正坐在廳上，見長春進來，忙起身接待以賓客之禮，坐下喝茶。長春見賽麻衣鬚髮皆白，老邁龍鍾便曰：『數年不見，先生條而鬢髮番然。』賽麻衣曰：『老朽不知在何處會過道長，一時忘懷。』邱長春曰：『先生不記騰蛇鎖口，該餓死之人嗎？』賽麻衣聞言，即將他相了一相，拍手大笑曰：『妙哉妙哉！道長不知在何處做下大功德事，竟將昔年之相改變了。』邱長春曰：『先生嘗言相定終身，永無更改之理，今日然何又說改變之語？』麻衣相士曰：『老朽只知相面，不知相心，今道長相隨心變，非老朽所知也。昔者雙紋入口，是名騰蛇鎖口，應主餓死，如今這兩條紋路，雙分出來，繞於承漿之位，這承漿上又生了一個小小紅痣，配成格局，名曰二龍獻珠，貴不可言，應一受帝王供養，福德不可量也。豈愚老所能知哉！』長春聞言也服他相法通神，即告辭起身。

回番溪廟內打坐，只因動了一點計較之心，要去取笑賽麻衣，惹出一番魔障來。正在打坐之時，恍惚之間若亡若存，好像身在萬山之中，忽起一陣狂風，現出一隻黃斑猛虎，張牙舞爪，向他撲來，他卻把這死字看得淡，全不在意。又到杳杳冥冥之際，見一個道童是來說：『我師傅馬丹陽到了，師叔還不起來相見。』果見丹陽從下是來，長春想：道不戀情，來也由他，去也由他，忽又見許多人來說：『難為你背我們過河，今當收穫之時，與你湊得有一石多麥，儘夠一年食用，另外又幫你兩串錢，縫件衣服穿。』說罷，將麥背到他跟前，堆積許高，人將兩串銅錢拿來身邊，要他親手來接，他更不在意。昏迷之間，又見一美貌女子年可十七八，自言被後母毒打，私自逃奔，欲到母舅家去，奈何身孤難走，老師傅何不送我一往，感恩非淺。說罷，嬌嬌滴滴，欲哭欲訴，長春總不理會，與他一個無人無我，不識不知，轉眼之間，二嫂帶著幾個小孩是來告訴曰：『你二哥已死，大伯將家園獨吞，使你這姪男姪女，衣不終身食不終日，我是女流之輩如何能撫養他們？你可看在上哥面上，念其骨肉之情，如何安頓我們母子。』說罷，那幾個小孩子便來拉拉扯扯，哭哭啼啼，三叔長三叔短，不住喊叫，要吃要喝，胡亂挖抓。長春靜極之中，智慧偶生，若無一物，猛聽得半空中響亮一聲，南天門大大打開，見二童子控一白鶴到面前說：『奉玉散請真人跨鶴飛升。』且聽下回分解。

莫教三凡生幻境，陽防六賊亂心田。